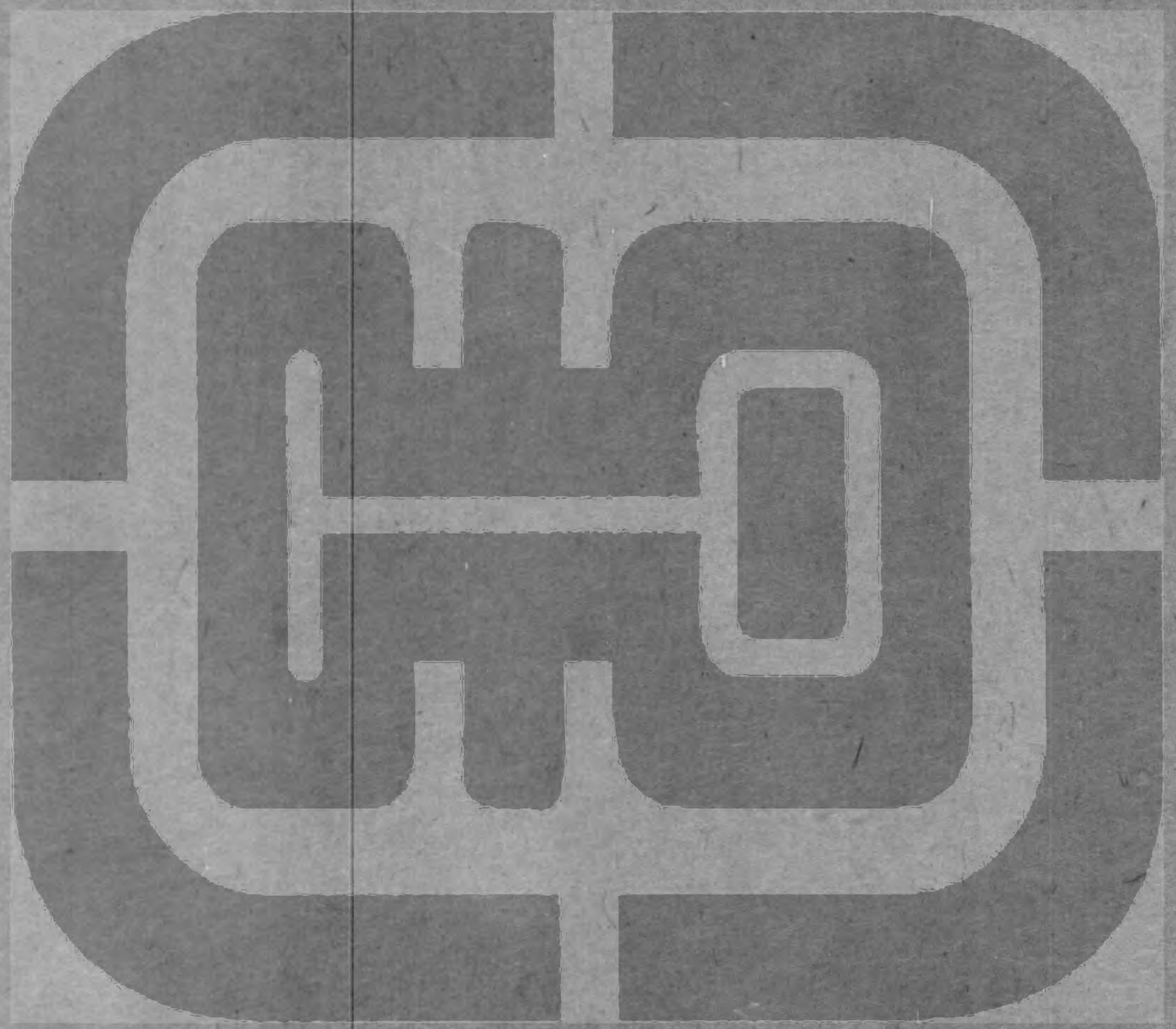


名臣

晏平仲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
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於商
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
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
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
弗能久矣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

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慶封弑莊公晏子枕公股而哭之崔杼立景公元年慶封與崔杼有郤崔杼自殺三年田氏欒鮑高共攻慶封慶封出奔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將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嗛咮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皆已在齊矣衈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諸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重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衈是公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

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

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遠諸乎卒復其舊宅

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陳鮑攻欒高氏二十六年公濟遂疥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地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以成其遠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顧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新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閽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田於沛既還憂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肉魚燁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

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
物五聲六律七音八歌九風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
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
可也如是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
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
始君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浦姑氏因之
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
十有二年有彗見於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弟星將出彗星何懼乎
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誣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
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怨乎時越石父賢在縲紲
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懮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

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諂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公孫僑

鄭公孫僑字子產簡公元年鄭人欲媚於晉使子產

之父子國及子耳侵蔡莊公子變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十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國子產攻盜殺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

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

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列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初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宗蔑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虨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君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逆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

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君何從之子展說不樂寇於是楚師入於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涖盟是年駟帶殺良霄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壞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寘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寘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蘠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匄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然明曰喪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
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
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
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
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
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
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令尹公子圍來聘且娶
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從容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圖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圖布几筵告於共公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是年公孫黑與公孫楚鬬子產放公孫楚於吳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寘沈臺駘爲問子產對之辭晉侯問之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雝欒郟郟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子產殺公孫黑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其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會於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向戌與子產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向戌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或渾罕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先是鄭伯如晉公孫段伯石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吉縣也二宣

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傅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之故公孫段既死子產爲段于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

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晉之塟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塟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定公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既而尋盟

晉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晉人許之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疆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王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六年子產爲鄭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蒐庭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

比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比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禋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乃少止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

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云

鮑叔牙

齊鮑叔牙大夫公子小白傳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爲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

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

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右之也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處困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

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隱朋乎仲卒隱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而齊遂亂

鬬子文

楚鬬子文伯比子初若敖娶於邬生伯比若敖卒伯比從母畜於邬通於邬子之女生子文邬夫人使棄諸夢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斃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朝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

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爲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

狀而豺貙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爲令尹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於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弗受戰於皐滸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

王時爲鄖公

梁喜

宋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衍之後也平公五年華羽與樂轡子蕩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羽於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爲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大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大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尤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尤武守使西鉏吾尤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初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薎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賓諸下鄭人臨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悲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易滙樂之朦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
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
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
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
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
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拱其不

殍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
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
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
偃兵也既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
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
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
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
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
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范蠡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

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数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楬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数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第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

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也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末也初爲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遺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季扎

季扎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於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其後穆子有豎牛之禍）請觀周樂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
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感
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
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
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林父逐君出奔在戚）懼猶不足
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illegible]於幕上君在

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
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
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
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君
好札劒弗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乃解其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既餘眛卒又欲授札
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眛之子僚爲王諸樊之子
光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

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弒僚而自立是爲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寢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子臧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魯成公十三年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子臧庶兄使子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請於晉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

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子名會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鄭以待公命公又而不召遂自鄭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介子推

晉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爲公子出亡從者五人既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爲功推竊恥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宣王以弟常難出是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

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柳下惠

魯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竊有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

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
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
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
與之齊侯以爲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
請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
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
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徙文公六年大事於太廟於是
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於閔公上焉宗有司詰
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
爲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
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
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或踰也今將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
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
湯與文武爲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
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
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
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爲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爲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云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閒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誼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爲誄云

子貢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善爲說辭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

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

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怒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

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賞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唐荊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之十二

禮樂

桓公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蟄啓而郊郊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

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門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右吉禮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公薨於小寢即安也文公二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

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塌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塗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襄公十有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

臨於周公之廟

僖公四年許穆公卒於師塗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

於朝魯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哀斂

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

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以定言以出令臣實可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襄公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首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有禮

莊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

幣於社伐鼓於朝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

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辭重曰辭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

是歲也饑而不害

昭公十六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祁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藪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公

年宋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遂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守令司官巷伯儆宮一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

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哀公三年司繹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車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桓僖親盡而廟不毀乎

襄公三十年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襄公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昭公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襄公十九年諸侯同圍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僭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成公九年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莊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

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申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右軍禮

公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定公十年夾谷之會齊侯將饗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饗豢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隱公七年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成公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兹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

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右賓禮

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嬀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

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
則上大夫送之
文公四年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
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
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
哉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莊公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
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
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
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右嘉禮
昭公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
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

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

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武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方技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既而宋鄭果饑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其衝鶉火鶉尾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

昭卒

昭公十五年春將禘於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莅事乎既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令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彌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昭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

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襄公三十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昭公八年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尪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

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昭公十年正月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姒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邑姜齊太公女晉康叔毋古婺女爲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瑜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

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公年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栝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栝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右占候

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於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蒲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公孫寧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窴尹工尹勤先君者也公孫寧吳由於遂固敗巴師於鄾故封寧於柝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楚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於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襄公九年成公之母穆姜薨於東宮初穆姜淫於孫僑如欲廢成公已而僑如出奔穆姜徙居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固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

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效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僖公二十四年秦伯召晉公子重耳於楚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原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也衆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蹇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無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蹇曰利建侯行師吾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惠公卒秦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公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

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覇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入即位於武宮

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鞫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後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右卜

公　年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惧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逐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

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起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將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

巳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卒於曲棘

哀公二十六年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立啓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外巳爲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皇非我使狥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霅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狥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宣公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

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右襄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子二焉卜楚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忘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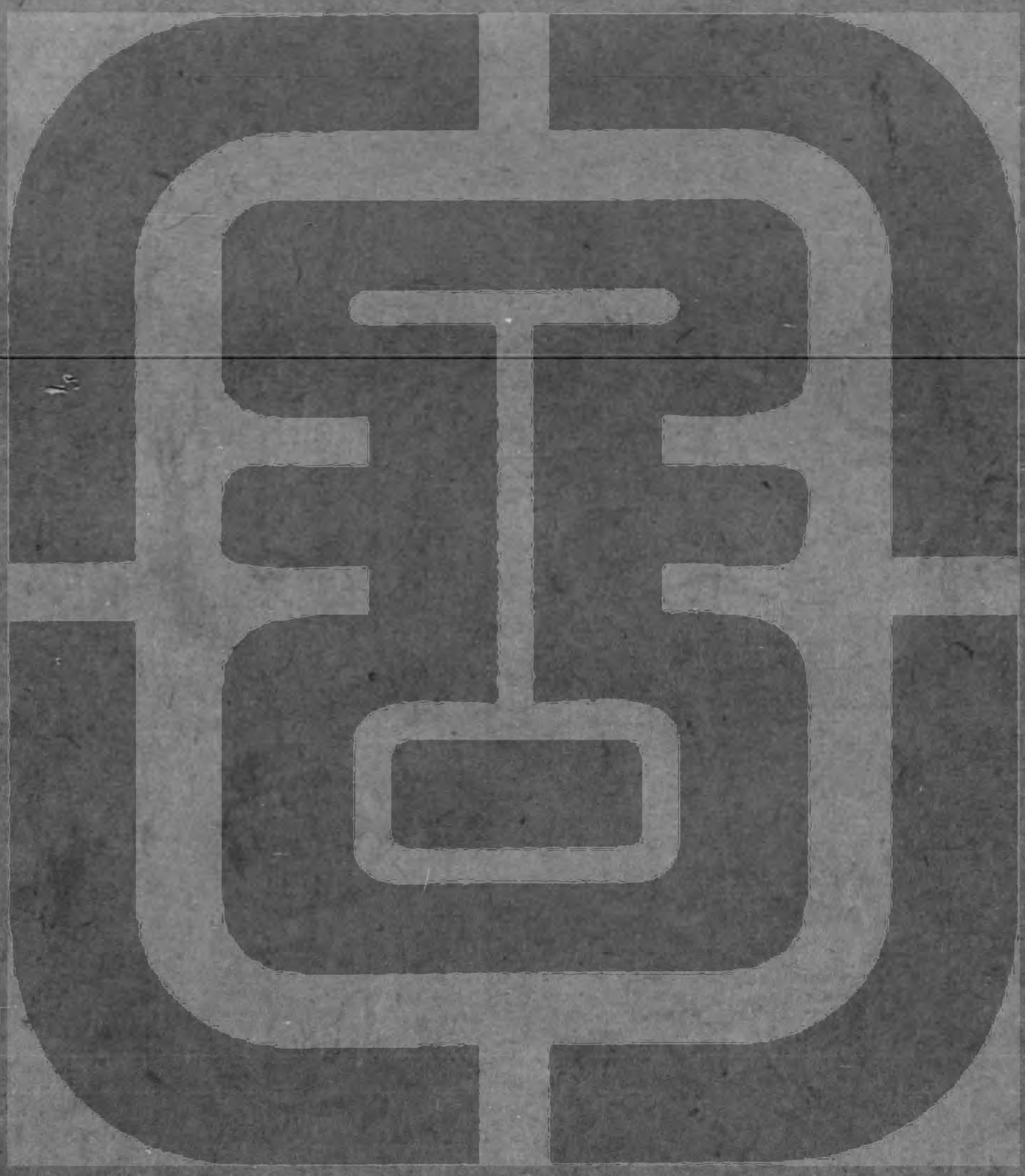
昭公十一年單子會晉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尚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右相

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

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昭公元年晉平公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
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
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
寵禄任其大節有咎禍興而無攸焉必受其咎今君
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
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
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
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
禮而歸之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右
鑒

唐荆川先生編纂左氏始末卷十二

小宋圖書館藏